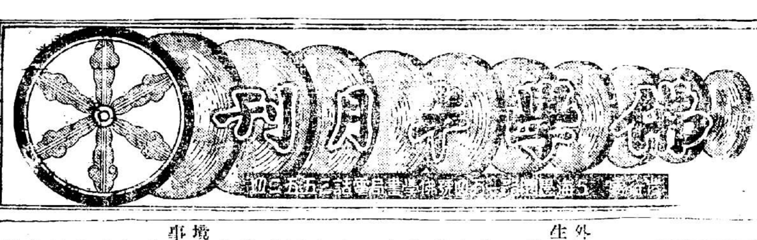


演講

成唯識論講義（四續）

寄東述

外境隨情而施設故。非有如識。內識必依因緣生故。非無如境。由此便遮增減二執。

此總解文中遮二邊增減執也。先敘心境有無。方言遮執。遍計所執心外實境。由隨妄情施設爲假。體實都無。非與依他內識相似。由內識體是依他故。必依種子因緣所生。非體是無如遍計境。彼實我法猶如龜毛。識依他有。故非彼類。即顯內識是依他有。心外實境體性都無。此中色等相見二分內識所變。不離識故總名內識。由此眞如是識性故。亦非非有。

由此內識體性非無。心外我法體性非有。便遮外計離心之境實有增執。及遮邪見惡取空者。撥識亦無損減空執。即離空有。說唯識教。有心外法。輪迴生死。覺知一心。生死永棄。可謂無上處中道理。

境依內識而假立故。唯世俗有。識是假境所依事故。亦勝義有。

此總釋文中第三二諦攝也。謂心外境其體都無。依內妄情假說我法。惟世俗者執有。勝義者說無。內因緣識相見分等。假境所依依他性事。其世俗者說爲非無。亦勝義者之所說有。此中色等內識相分。因緣所生。從本名識。此約內境如識有義。即下第十。三分俱實。或緣過未龜毛等法。雖識內變。影像虛疎。如瓶衣等唯世俗有。非如內識體少實故。亦勝義有。

二諦綱要。世俗諦者世謂覆障。可毀壞義。俗謂顯現。隨世流義。諦者理也。或世即俗。是持業釋。勝義三種。如第八卷。（一義勝義謂眞如。勝之義故。二得勝義謂涅槃。勝即義故。三行勝義謂聖道。勝爲義故。）

眞俗二諦各四重圖

四俗諦　　四眞諦

一假名無實—瓶盆等（都無實體。假名安立。無可勝過故但名俗。）
二隨事差別—蘊界等—一體用顯現
三證得安立—苦集等—二因果差別
四假名非安立—二空理—三依門顯實
（不可施設。不可名俗但名爲眞。）—一實如—四廢詮談旨

以上釋本頌上三句文初略釋頌答外所徵已竟

下文爲第二廣破外執顯前頌義於中有二初廣破外執成此三句。後第三卷有作是難下略釋外難重淨此三。初復有四。第一總問。第二略答。第三別問別答。第四至第二卷如是外道下別徵總結。

云何應知實無外境。唯有內識似外境生。

此初問也。外道小乘問說唯識。外道等曰。有作有受、我體常無。有礙有緣。常無法體。小乘等曰。士夫用有。何爲我無。依緣積聚色等是有。得等成就。行蘊非無。聖說無爲。寧撥無法。豈離識時便無外境。云何知識似外境生。

實我實法不可得故。

此第二略答也。謂實我法。現比二量所不能成。名不可得。至下一一別破應知。法體實無。然立五蘊。我體非實。何法攝耶。法依

第12卷　第19號　第286期

主編者　佛學半月刊社
地址：上海膠州路十一弄卄號
上海愚園路第一五四號　佛學書局發行
半月一冊定價一角九分
全年二十四期定價三元
郵費外加不通郵件可作信寄
第十二卷十九號
第二百八十六期
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一日出版

本期要目

演講：成唯識論講義……寄東
文錄：智印上人圓寂感賦
書懷及詩頌
傳記：王性妙女居士生西記
桑公慧昭往生紀實
佛學答問：二則
消息：五則
演義：天台智者大師……文濤
雜載：佛光療養院成立誌喜
重建崑山華嚴寺之旨趣
印公紀念堂募緣疏
大藏一覽集（二十一）

作用。故可立蘊。我無一常。故不別立。又心變似法。有多差別。隨五蘊攝。心變似我。無多差別。衆同分攝。

自下第三別問別答。於中有二。初問答我。後問答法(六頁下二行)我中有二。初問次答

如何實我不可得耶。

此即初問。犢子部師。及正量部。本經量部等。及外道等。咸作問言。大乘所說我法無者。且置於法。如何實我不可得耶。假我共成。非此所聞。

下答中文勢有五。初敘三類計。(二頁下五行中)正破外道。二復敘三類計。(三頁下四行)兼破小乘。三總破上二。(四頁上二行)差別執我。四解釋彼執。(四頁下七行)分別俱生。伏斷位次。五假設外微。(五頁下四行)釋諸妨難。

諸所執我略有三種。一者執我體常周徧。量同虛空。隨處造業受苦樂故。

初中有二。初敘二計。此一計為數論勝論等計。我有三義。一者常。我體常住。無初後故。從過去來。未來不斷。現在相續。二周遍。五趣之中體周遍故。趣趣有身。非定恆居一趣中故。三量同虛空。遍十方故。隨處造業等者。釋同空遍之因也。欲破作受。但說造業受苦樂言。又我有二義。一常二遍。同空是喻。若准破中。此解為勝。數論執我體是受者。三德能作。(轉作法已。我受用之。名受苦樂。勝論執我實句義攝。體能作受。故名造業受苦樂等。

二者執我其體雖常。而量不定。隨身大小有卷舒故。

此外道尼虔子(又翻離繫子)類所計也。我體雖常。大小不定。卷舒顯不定之因。謂身若大。我量便舒。身若小時。我量便卷。如一牛皮。日炙水漬。

三者執我體常至細。如一極微。潛轉身中作事業故。

此為獸主遍出等計。謂我量小。極小如極微量。有自在用小輕利故。潛轉身中顯勝自在所棲隱處。作諸事業。顯我勝用能為作者。(獸主如伏犧。遍出為出家外道之類)

初且非理。所以者何。

下別破也。且者偏舉未盡之義。次句外人却徵理由。文有二。初破作受。後難同異。

執我常遍。量同虛空。應不隨身受苦樂等。

此破數論(僧佉)我為受者。述記用因明比量破之云。汝所執我(是宗有法),應不隨身受苦樂者(是宗之法)「此二和合互相差別不相離性。總名為宗」。一許常故。二許遍故。【因】。如汝虛空【喻】。此中有二比量。因有二故。文言執我。意云汝執。文言常遍。意亦有許。若不爾者。有法之我。非自極成。常遍之因。亦犯隨一(不成過)。(大乘不許有我】。或若大乘許我是有。即違自宗。若無。即犯自所別過。因中亦有所依不成。大乘虛空雖無實體。就他宗說亦得為喻。故說汝言。無喻中俱不成過。(以上釋立量無過方可破他)初一執字。主通因喻。許義同故。又於因中應加故字。義定須故。(此釋就文立量法)又因喻自許。此則不成。若唯他許。非必是過。他比量故。文中有法在初。法居最後。中間因喻隨文可知。

又常遍故應無動轉。如何隨身能造諸業。

此破勝論(衛世)我作者也。此師之我雖亦受者。對彼僧佉但破作者。不爾。前文兼破亦得。若立量云：汝所執我。應無動轉。許常故。許遍故。如虛空。即有相符極成之失。勝論之我無動轉故。不爾便與十句論違。彼說我實無動作故。由此應言。汝所執我應不隨身能造諸業。無動轉故。如虛空等。此釋即順十句論我無動作也。今隨文便。於因之上置其應字。此文但有其法而無同喻及與有法。以同前故。不別出之。其應之字。於法中置。文准前解。(此釋文與立量相關處)。此中總有三比量因(無動轉故。許常故。許遍故)。上來別破作受竟。

又所執我。一切有情為同為異。

下難同異文。然計唯有異。同是設遮耳。

若言同者。一作業時一切應作。一受果時一切應受。一得解脫時。一切應解脫。便成大過。

此破有情共同一我也。應立量云。且如除祠授等。於天授作諸業時。應亦作業。我是一故。如天授等。受果解脫。二量亦然。總於此中。有三比量別破外道。又此三若備。便違世間。亦違教故。故云便成大過。

若言異者。諸有情我更相徧故。體應相雜。

下破有情我體各異者。由彼計執諸有情我體是實有。各各關然自相別故。量云。諸有情我與天授我體應是一。許常遍故。如天授我。相雜者意令相入成一物故。更遍者意言常遍也。如言更雜便無同喻。彼執我體是眞是實。有相雜失。若我色等是虛幻法。又同類業。招非實之法。體相虛疏。設令相雜。亦無過矣。一切有情其果亦爾。其山河等同一處故。

又一作業一受果時。與一切我處無別故。應名一切所作所受。

復以作業受果爲難。作業受果者。與一切我處無別故。處謂處所。我之住處。量云：彼祠授等於天授作業時亦應作。以一切我處無別故。如提婆達多（天授）。受果比量。亦准此知。有情共果。雖處無別。然非一受即一切受。非一切我處無別故。

若謂作受各有所屬無斯過者。理亦不然。業果及身與諸我合。屬此非彼。不應理故。

先救後非。救意言。如天授我但屬天授。如衆燈光各有所屬。無有一作一切作失。敍其非理者。謂一一諸業及果身三。皆與一一諸我和合。以諸我體相雜糅住。至於作受。唯屬此我。不屬彼我。不應正理也。量云。提婆達多作受。亦應屬祠授耶若達多我。許此業果身與彼我合故。如耶若達多作受。

一解脫時一切應解脫。所修證法一切我合故。

此又重責云。如天授解脫。餘亦應爾。作業受果。幷各別身。與諸我合故。所修證法。彼此我合故。不可但說唯屬此我。非彼我故。一人解脫餘不解脫。量云。且如天授一解脫時。餘未解脫者一切應解脫。所修所證法一切我合故。猶如天授已解脫者所修者行。所證者理。

中亦非理。所以者何。我體常住。不應隨身而有舒卷。既有舒卷。如橐籥風。應非常住。又我隨身。應可分析。如何可執我體一耶。故彼所言。如童豎戲。

此破第二執也。首句總破。次句外徵」。三句以常住難非舒卷。舒卷則盈縮不定。量云：汝所執我應無舒卷。計常住故。如太虛空」。四句以卷舒難非常住。橐袋類。門內合風扇作用者。籥鞴類。門內有風起鼙等者。此二中風。若隨橐籥卷舒。而量有多少。故非常住。量云。汝所執我應非常住。許卷舒故。如橐籥風。

五句上半以隨身故難可分析。下半以可析故難體非一。上難量云。汝我應可分析。許卷舒故。如橐風等。隨身。有卷舒義。若以隨身爲因。者以影爲同喻。文不說喻也。下難量云。汝我非實一。以可析故。如瓶盆等。以前難破。令其可析。故得爲因。或以隨身爲一因。汝我非定一。許卷舒故。如牛等皮。

六句結非謂之。童者小也。豎不奴也。如小奴等戲於沙土。雖甚劬勞。無實可錄。汝等所計實我亦爾。

彼亦非理。所以者何。我量至小如一極微。如何能令大身遍動。若謂雖小。而速巡身。如旋火輪。似遍動者。則所執我非一非常。諸有往來非常一故。

首句總非。次句却徵。三句正難。難意謂如何小我。一剎那中。能令色究竟天萬六千由旬大身動轉。量云。汝所執我。於一剎那。應不能令大身遍動。以極小故。如極微等。四句敍救。云。此我不能一剎那頃即遍動身。然次第而動。以迅速故。如旋火輪者。五句難救。云。汝所執我應非常一。有往來故。如火輪等。諸有往來。皆非常一故。此有二量。一難非常。二難非一。合有三量破第三計。

龍樹菩薩讚禮彌陀佛願文（一）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稽首天人所恭敬。阿彌陀仙兩足尊。

在彼微妙安樂國。無量佛子衆圍繞。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文錄

智印上人圓寂感賦 有序

屈翰南

杭州棲霞嶺畔。紫雲洞法雲寺。肇自宋代。歷經廢興。自有清迄今。住持智印上人。經營四十餘年。蔚成精藍。上人操履清峻。寡酬對。庚辰十月十一日余登山展禮。獨與語半日。娓娓焉。後復兩謁。承賜法語。以息慮守一。爲念佛歸故鄉之法門。與　印光大師但願嘉賓咸念佛。只緣淨土是君家之語。若合符節。言簡而賅。具諸淨宗老作家歟。感其淹忽。輒以誄之。

棲霞嶺半有叢林。楓葉丹黃一徑深。蔚起伽藍知道力。厲行節操見冰心。移筇罕過虎溪界。憨世如聞梁父吟。歎息高人風邈矣。天華縹緲白雲潯。

書懷 幷序

古琴散人

自醒人生之迷夢。爲參學多託足於風塵。近足疾故。滯家中已閱月餘矣。藉此因緣。一以與雙親共研所習。一以自參自證。宴坐之餘。乃書懷以自適。並寄呈竹大師。

釋得塵緣法又牽。十年雲水共隨肩。病魔爲我留行脚。息影家園一味禪。

堂上椿萱托庇安。承歡膝下共團圞。大家說起無生話。運水搬柴冷眼看。

念到無無更有誰。個中消息漫相思。鏈開漆桶原無物。不怪石頭消得奇。

生來傲似當途筍。厭向人行行喪行。泉石風清何處是。依松結舍總關情。

張君志良。臨從蓬舍。連床話舊。不覺鼓達三更。而胸有振觸。偶得二絕。以留紀念。

愛移松菊傍窗栽。月滿中庭戶懶開。犬吠不疑車馬過。敲門知有故人來。

長埋生死類春蠶。孰與彌陀共一龕。難得不嫌探冷寂。也來風月作清談。

詩頌

馬問我院長以居士身行菩薩道。雙修福慧。弘法濡濟。去歲創辦佛光療養院。經營一載。今喜觀成。不慧於去冬偶逢雅會。得結勝緣。喜聆法音。歡聯蔬讌。旋以海陵丁役。未獲觀成。今夏六月自泰縣歸來。臥病兼旬。未出門戶。近閱報紙欣悉佛光療養院開幕。歡騰七衆。喜溢龍天。爰賦蕪詩。聊申慶祝。

巍巍無上大醫王。療養身心佛放光。鷲嶺西瞻開梵宇。馬斯南邁闢康莊。七重樓閣超三界。（院址樓閣巍峨高凌法界）九品蓮華護十方。（得圓老興老請大法師蘭老及諸大居士贊喜）更喜臨終開助念。導歸安養往生堂。菩薩楊枝甘露水。能教一滴起沈痾。身心療養眞仁術。內外中西講各科。尋仰大悲觀自在。深慚衰病學維摩。回春妙手長生藥。證得無生壽更多。

菩薩戒優婆塞幻住居士許聖妙屏仲未是草

傳記

優婆夷王性妙生西記

寄東

優婆夷王性妙。浙江紹興。王連坡之長女。母沈氏。奉親甚孝。念歲適蕭縣河莊鄉高德蔭爲繼室。慈善好施。自奉儉約。信佛尤篤。曾夢僧教以念佛。遂持長齋。世事應酬之暇。念誦不輟。生子二。均未成人而卒。女三。已長成適人。皆能承慈訓茹素奉佛。外孫任蔚如能悟世空而修行者。亦感受其化也。年四十七。詣緒山禪機菴。禮明珍老師太爲師。民國廿三年。逢普陀法雨禪寺春期放戒。遂同師赴寺求受優婆夷五戒。詎意到寺之次日。師忽念佛坐逝。戒期圓滿。扶龕回緒。因念人命無常。喪事畢。即歸家交付家事。進菴修持。追隨師後。雖歷寒暑不懈。曾禮大方廣佛華嚴經全部。回向往生西方。定一萬彌陀爲生西日課。去年春移居一定菴。今年四月杪起示疾。飲食不進。蔚如函請圓瑛老法師代爲祈禱。並請戒僧爲作佛事。以祈壽未盡則早遂輕安。壽已盡則速得往生。復請蓮友率眷屬在旁念佛。令常聽佛音。初五見韋馱菩薩。初六病轉劇。而高聲念佛不輟。初七日上午忽念觀音聖號少頃。至晚音聲漸低。眷屬在旁助念。毫無留戀之狀。遂於初八日丑時。面帶笑容。念佛西歸。歷二小時半。頂猶甚熱。三小時後乃爲更衣。身體柔軟。揆諸平日往生願切。臨終瑞相昭然。蓮華化生。可決定矣。外孫任蔚如函述如此。因爲之記以續往生傳云。

桑公慧昭往生紀實

佩衡

先府君諱映箕。字斗南。性仁慈。體康健。靜默寡言。初攻舉子業。先王考游庠後。望先府君成就心切。督課綦嚴。攻文畫敏捷。科舉既廢。先府君雖僻居海隅。獨具遠略。發起學會。天足會等。促地方民衆興學校放天足。首遣不孝佩衡入如皋南校。仲藩畢業南通大學醫科。季藩進吳淞中國公學。不孝等得有今日。皆府君早明時勢之所賜也。又鑑桑氏居如皋豐利市之族甚繁。恐子弟失學。乃擬辦桑氏私立學校。所聘教員。多國內名哲。遠及浙江仁和等處。舉凡地方公益慈善事業。莫不身先羣衆。歷任自治會。董事會。修范公堤。諸委員。成績昭然。晚歲篤信佛學。每與人談論。輒講經不休。各處佛七道場。無不邀其參加。嘗赴泰縣受菩薩戒。皈依印光法師。上慧下昭。其法號也。於本市觀音堂中。組立念佛林。被推爲主任。因該廟年久失修。發起重塑觀音像。羅漢諸佛像。暨兩旁海島。逾年落成。煥然一新。經費不足。則鬻田產益之。語人曰。世俗咸道財產與後裔。吾寧貽德子孫也。其曠達如此。家族親朋。久受薰陶。因而念佛茹素者甚衆。家母亦皈依印光法師。法名慧貞。先是不孝因堂上春秋高。應早備棺木。該料已辦存家中十載。迨二十九年歲暮。先府君忽亟亟催工製龕。不須臾緩。最可異者。將經手各項帳目事務。一一清理。載於簿冊。即身後龕上。及神主牌位上。如何題名。亦預行繕成底稿。三十年舊曆新正略感寒涼。初尚照常飲食起居。至初九日。始因畏寒臥床不起。不肯詢以有何不適

。宜請醫診治。則曰。吾毫無所苦。應移醫藥之資。助公益也。十三日命請念佛林諸友。來家助念。由是遂一心隨同念佛。不及他事。十八晚間。猶進稀粥。十九下午。於念佛聲中。如入禪定。徐徐瞑目棄養。世壽七十有八。當請馬塘慧芬法師封龕。並承馬塘法華菴比丘尼。助理一切。尤奇者。當二十日午後。慧芬法師來至床前時。先府君目忽張開。俄頃復閉。蓋法師為先府君生前最相契道友之一也。奉坐龕中。面貌紅潤光彩逾生前。大衆咸稱先府君。誠如佛經所載。「若臨命終。自知時至。身無病苦。心不貪戀。意不顛倒。如入禪定。」而逝之次日。頭頂仍溫。必生西無疑。除七中荷諸林友念佛外。五虞之期。更蒙全體普佛三永日。隆重公祭。冀先府君蓮位昇高。不肖不文。謹泣述大略。以告當世念佛諸善信。藉堅信念云耳。

佛學答問

答閻和元居士函 附來函

幻庵

佛學答問中話頭之答。乃就禪宗參究之法而言。禪宗之本來面目。即所謂法性真如也。即明心見性之性。而見本來面目者即與見性之義同。禪宗獨被上根。故能以一句無意味語。發啟疑情。遮斷妄想。而究竟得以親見法性。此見字尚作證悟解。自然非是眼見也。所發疑情。因是意識作用。但所斷忘想。因其力強。已能侵入第七第八兩識。故禪宗有離心意識參之語。故此見字若就一般言之。即信悟解悟均可當之。惟在禪宗則為證悟也。然若學者而非禪宗當機。則所見者或但解悟或僅信悟。而非證悟。要不可以冒取也。來函所謂仍未離分別識者。此但解悟耳。來函云禪學有世間出世間等之別然皆以明心見性為究竟。此句有誤。蓋惟出世間上上禪則以明心見性為究竟耳。若世間禪絕不足以語此。又云六根即眼耳等六識。則亦不然。根識各有其界。不能相混也。末那阿賴耶雖在禪宗中不談。然所謂離心意識參之心意二字。即暗指第八第七矣。以是為例。明心之心。亦侵入第八也。」再居士定中。既覺一種清況。則能所宛然。未足以為證。若云證者。所緣及智都無所得。即能所雙忘也。然居士以十年之功。故能出入自如。已得受用。以之對治煩惱。當有餘力。果爾。當作用藥想。勿作味着想。當尚有展進耳。」來函詢及兼修淨土有無妨礙。居士定法既能對治煩惱。則心淨有功。以之迴向往生淨土。即是順勢利導。安有妨礙。須知淨土法門。是仗佛力。功在遷地。而不在一般（指但在娑婆）佛法修習過程之中。所以學者任何修行。但具極樂信願者皆得往生。其利益則在往生以後。而不在往生以前。利益維何。經所謂不退轉是。淨土之不退轉。妙在煩惱不退轉。（煩惱不再生之意）何以故。極樂人民。無我我所。無染著心故。此乃彌陀願力所成就故。欲往生者。安得不念彼佛哉。

來函云。讀佛學答問法義研求門。答話頭不是要訣。乃是一樁故事。其要蓋在參究耳。話頭原不過一句無意味語。行者將此一語把住在胸。頃刻不離。要使一切內外心境妄想一齊斷却。更不相續。便得豁然開朗。親見本來面目。這一段答語末句親見本來面目之見字。甚有疑處。蓋佛法均含研究材料非妄語妄發。故禪學有世間出世間等之別。然皆以明心見性為究竟。其修法自應掃三心絕六根。始得靜定。考佛法中分識為八。雖三心不起。六根清淨（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六識）而末那識及阿賴耶識於禪法中抑亦屏除乎。抑在禪學中或不設或另有其名乎。即以尊答末句之見字。當非是眼見。此所謂見者想係行者定中覺義。假如為定中覺義。是仍未離分別識。因鄙人習此已十年。為生死見不敢忽諸。謹將小子所行者錄呈尊正幷乞示明」由身空（因眼等六根所依故。空即不住義）心空（因三心起滅故）而入靜定。靜到至寂時。不知境我。惟覺一種清況。非大非小非內非外樂不可言（甚難形容言喻）。即平時舉止應事接物。只要將收攝返入定中。雖眼見如不見。耳聞如不聞。如此行之為若何。近欲將定法亦作恂情。不著定想、是否合法空之旨。乞示知」。又鄙人本永明禪者四料揀義兼修淨土有妨礙否。統祈裁答。無任感禱。

為答月刊讀者告本局執事函

寄東

佛學書局執事鑒，茲接月刊讀者來函，以局中所寄出月刊。時用舊刊頁片包裹。以為褻瀆。囑轉告執事制止寄刊人。勿用舊刊頁片包寄。近來紙價高漲。在局中寄刊人。以為廢紙利用。殊不知用他廢紙則可。用舊刊紙則不可。本刊文字多係佛經名佛菩薩名。或係弘傳佛法使

人欽愛而奉行。如此價値何分新舊。抑本刊之用訂背式而不用單張者。原爲避免閱者有不知鄭重而用以包裹之弊。今反自蹈其過。何以令人尊重本刊乎。弟意讀者此函。深得本刊發行初心。而爲愛護本刊之忠告。轉囑制止之處。在本局執事。理應接受。爲特函告，自後包寄本刊。寧用其他廢紙。勿用舊刊頁片。庶足以告慰讀者。而示敬法模範。於本刊本局之名譽。前途獲有光明之路矣。希飭注意。是爲至禱。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范寄東上

消息

佛光圖書室徵求佛經善書

馬斯南路一二三號佛光療養院內闢圖書室。收藏佛經善書。借於病人參閱。以期改悔爲善。信念佛法。凡吾佛學機關各大居士。請集送見善書。佛學初機。逕送該院當奉收據。不勝德便。

中國佛教季刊創刊號出版

錫蘭佛教徒克蘭佩氏。研習中國佛法。歷有年所。茲爲聯合世界佛教信徒。提倡中國僧尼教育。及提倡對於中國青年佛教教育起見。發行中英文合刊。「中國佛教季刊」內容豐富。茲爲推廣流通起見。徵求長期訂戶。凡願作介紹者。該社願以贅斧相助。逕函上海郵政信箱五九六號。當有詳細辦法奉告云。

佛教淨業社講經

本埠赫德路四一八號佛教淨業社。於古曆九月初三日起恭請覺澄法師宣講「生無生論」全部。倘祈 惠臨隨喜聞法。功德無量。如願附設長生位或往生位者請先期接洽云。

靖江佛教居士林徵求護生標語文稿

靖江佛教居士林。爲提倡護生運動。灌輸仁慈觀念起見。擬在該林附設之放生池四週設製護生標語百則。以事宣化。徵請海內諸善智識。不吝鴻文。惠予賜稿。體裁不拘。文言白話。如格言詩偈古德語錄。——祇求文句精警出動。涵有戒殺放生素食等意義者爲宜。來件寄江蘇靖江城內崇聖寺佛教居士林總務處收

北京淨蓮寺弘揚圓覺經

北京東直門手帕胡同淨蓮寺。主持慈舟老法師自九月五日爲第二次演講華嚴圓滿之期。並接講圓覺經。逕廣和尚侍奉慈老。而聽華嚴深入華藏世界。慈老已將住持職務。移交運師。專事講演。重任分担。定卜梵剎興隆法輪永轉云

演義

天台智者大師（續）

沙門文濤譯

一九、恐「毛繩截骨」而動「啄峯飲澗」之心

陳宣帝的第二子，字子嵩。在太建元年，封始興王；十四年，遷都督湘州刺史，出鎮洞庭湖。

普通的一個人出門，到遠路去，他的朋友，親戚也來歡送，餞行；何況是這樣地一位大人物出門，還會冷落嗎？在他將動身的許多天以前，滿朝的文武百官就忙得不亦樂乎；今天你帶着禮物去歡送，明日我指着酒食去餞行。席間吟詩，作賦，行酒令，說笑話，總是這麼一套，熱鬧着！

他們在歸途中，都過車到瓦官寺來聽經，虔誠禮拜；結緣，打齋。顗師的房外，他們施捨下來的東西，堆積起來，眞好比一梁小山。顗師對於這些東西，非單不起半點歡喜心，而且很爲自己担憂，面上也現了一點愁容，不覺嘆了一口氣。傍邊的弟子都很奇怪，即合掌問『師父，爲什麼嘆氣？是不是身體不如意？』顗師搖搖頭，指着施捨下來的東西說：『我看了這些東西，心裏有點不快活！』弟子說：『師父，我們出家人完全是靠施主供養，錢財也好，物件也好。即如這一疋綢緞。』他以手拍拍牠：『如果把牠半疋染黃，半疋染黑，師父做兩件海靑不是很好嗎？師父！你講經的那件黃海靑，眞舊得不像樣子，袖子傍邊，還有着兩三個老鼠咬穿了的洞子呢！』『是啊』！另有一人接去說：『我說，就是師父的一條洗面的手巾，也應該換一條了。像這兩打面布，如果藏起來，師父一人，可以用兩年呢！』

顗師聽了他們的話，更大搖其頭說：『不得了，不得了，你們的貪心，還是這麼大！我告訴你們吧，現在我看了這些東西，我想起了前天夜裏的夢，我所以嘆氣了！』

『師父前天夜裏做的什麼夢？』弟子都問，同時走近顗師身邊『夢見有許多强盜來，搶我的東西。』

『師父，還有什麼要緊？我們瓦官寺現在還有

什麼人敢來搶刼呢？」弟子說。

『如果是持刀搶刼的強盜，到是不要緊，我也不怕，最可怕的，最厲害的是這些信施的東西，牠能於無形之中，掠刼我們的功德，妨損我們的道業。我以爲這是毛繩截骨，我則想到洩尾泥閭的一句話的了。』

『師父，怎麼叫做毛繩截骨呢？』弟子問。

『這是一個比喻。大論裏說：利養如賊，壞功德本，如毛繩縛人，斷肉截骨。毛繩者，是用豬鬃草爲繩，縛人身上，沉到水裏，繩則愈緊，而至截斷骨節。』

『是！信施利養，的確如賊，要掠奪我們的「功德法財，」好比毛繩，要截斷我們的骨節，那末，怎樣叫做曳尾泥閭呢？』

『這是莊子說的一句話。一天莊子在濮水釣魚，來了楚王差來的兩個大夫要請他去，莊子持着釣竿，只管自己釣魚，不睬不理。後來莊子想：要別人立在傍邊老等，也不是辦法。於是說：我聽到楚有神龜，死去已經三千年了，王用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你們想，像這神龜，還是心願死了以留骨爲貴重呢？還是心願活着，拖着尾巴，悠遊於泥塗中呢？』

『二大夫答：「那自然心願活着拖了尾巴，悠遊於泥塗中！」』

『莊子說：「那末請二位回去吧，我也是心敢拖着尾巴悠遊於泥塗的！」』

大家靜靜地聽着，並研究師父說這兩個比喻的意思。

接着，師父又說：「法華經裏有兩句話說：天龍恭敬，頗不以爲喜；這在如來自然做得到；而我們剛還是凡夫，名利一來，則於道業上，不知不覺間，是要被牠妨損了！我現在要想解脫這名利的毛繩；學那神龜，拖了尾巴到山裏去了！」弟子們仍是靜靜地聽着，覺得師父的話不錯。（未完）

雜載

上海佛光療養院成立誌喜

許屏仲

海上醫院林立。皆各國教會所辦者。而以佛教著稱之我國。至今佛教醫院尚付闕如。因是海上佛教同人。捐資創辦佛光療養院於馬斯南路一二三號。以宏揚佛法。救濟疾苦爲宗旨。地處清幽。風景明朗。花園優美。空氣充足。誠天然療養之勝地。公推李思浩爲董事長。晁蘊齋副董事長。並聘馬問我醫師爲院長。綜理院務。內部組織。注重佛法修養。飲食精蔬。設備完密。內設安心念佛堂。長期念佛。乃可消除病苦。並有飭終助念團。自利利他。便得往生極樂。故該院可謂身心並治之特有醫院。中西醫師。各科咸有。上午門診。施診給藥。凡遇必須療養之症。確係赤貧。得捐款人及慈善團體之保證。可以免費住院治療。對於方外之患恙者。特別優待。以保其健康。際茲創始。知者尙鮮。倘望各大居士。廣爲傳說。直接爲便利病家。間接即所以宏揚佛法。以功德言又豈獨利他而已哉。

重建昆山華藏寺之旨趣

實際理地。湛然眞寂。何淨何穢。胡毀胡成。然證者可以語此。執迷者非其所能至焉。本寺創始梁代。歷經滄桑。而高僧時出。尤以明代有古庭法師者。大宏賢宗於此山之叢聚寺。一時風靡。玉岸山前。被化無量也。今則時人盲異說。目無因果。違背性眞。沈淪苦海。佛云堪憫。茲願秉如來教。以全始全終宗教。並行闡淨覺性。性相圓融。互成無礙之理想道場。使其從迷實現於斯山。非但覺醒時人之夢迷。示欲爲大刼後之一切有情。造成一座反妄歸眞背塵合覺之橋樑也。其工程已。開始一部份。而尚須續與完成者。猶不少。故此冀祈法界同胞。施功德財。入實際海。於非修非造。無成無不成中。種個金剛不壞身因。結下至淨。安樂福果。意趣如是而已耳。佛曆二九七〇年大暑崑山華藏海常住全體恭白

籌建西方三聖閣及印公大師紀念堂募緣疏

無錫佛教淨業社

竊以本社成立以來。於今八載。地方善信。後先入社者。千數百人。每逢期會。殊感社址闕如。拘於局部。不敷應用。事變前。雖有興建西方三聖閣之舉。機緣未熟。遂至於今。茲幸丁仲祜老居士。慨助公園路圖書館東面。坐北朝南樓房。上下十間。二造基地五間。不併捐助本社爲社址。地點適中。交通便利。對於辦理弘法利生事業。頗爲合宜。本社社員。一致所賛。頗欲成立西方三聖閣及印公大師紀念堂。以報佛恩師恩。並爲檀施植福。惟值此物價昂貴。土木建築。費用尤大。竭本社綿薄之力。慮不足以圓滿。倡捐人之功德。則莊嚴勝土。端賴衆擎。用作將伯之呼。冀集衆人之力。所望諸方大德。男女善信。共發菩提心願。擁護淨業道場。共輸淨資。同創宏業。遵印公遺囑。專修淨土。兼行世善。提倡因果。及與輪迴。挽狂瀾而救人心。持正見以杜外誘。際此浩劫茫茫。遇難成祥。要憑佛力。剎竿豎處。能辟災祲。欲祈世界之和平。悉視慈悲之喜捨。萬山響應。憑仗高呼。十界歡祈。共襄宏舉。所願天花林鳥。創三聖閣爲宏法之場。將來梵唄鐘魚。爲諸君子祈無疆之福。謹疏。發起人楊筱蓀丁仲祜朱錫祺袁麗庭等四十八人同啓

大藏一覽集（廿二）

寧德優婆塞陳寶謙編

施雖悲田勝敬田　君但心等其福等

諸經要集。問。若施與人得福多者。云何經說。智人行施不簡福田。答。今釋此意。義有多途。明能施之人有愚智之別。所施之境有悲敬之殊。悲是貧苦。敬是三寶。悲是貧苦。敬是三寶。悲是田劣而心勝。敬是田勝而心劣。若取心勝施佛。則不如施貧。故有諸衆生見他聚集作諸福業。但求名聞傾家財物以用布施。及見貧窮孤獨呵罵驅出不濟一毫。如此衆生名爲顛倒作善。癡在禍福甚可憐憫。用財甚多獲福甚少。善男子我於一時告諸大衆。若人捨阿僧祇身供養十方諸佛菩薩聲聞。不如有人施畜生一口飲食。其福勝彼百千萬億。乃至施與蟻等。悲田最勝。如舍利弗一飯上佛。佛迴施狗。若據敬法重人。就田卽勝。故又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報。乃至須陀洹得無量報。羅漢辟支尚不如佛。況餘類也。若據平等而行施者。無問悲敬等心而施。得福弘廣。故維摩經云。分作二分。一分施佛難勝如來。一分與城中最下乞人。福田無二也。

施藏無盡分十門　此義相對復五種

華嚴經云。十無盡藏中。第六施藏有十種。謂分減施。竭盡施。內施。外施。內外施。一切施。過去施。未來施。見在施。究竟施。分減施者。菩薩好行惠施。若得美食不專自受。要與衆生然後方食。凡所受物悉亦如是。若自食時念。我身中有八萬戶蟲。我身充樂彼亦充樂。我身飢苦彼亦飢苦。我受此食。願令衆生普得充飽。爲施彼故而自食之。竭盡施者。謂菩薩資生之具。有人來言。悉索與我。菩薩念。自無始以饑餓故喪身無數。未嘗毫許饒益衆生而獲善利。我今當同往昔捨命。隨其所有一切皆施饒益於彼。盡命無悋。內施者。謂菩薩受輪王位。有人自言。重病將死。若得王身手足頭目我必存活。菩薩念言。身後必死無一利益。念已施之。外施者。謂菩薩受輪王位。有人言。貧願求上位。菩薩念言。榮盛必衰。至於衰時不能饒益。我今隨彼充滿其意。內外施。謂菩薩處輪王位。有人自言。王處已久。願捨與我。及王爲我臣僕。菩薩念言。身及王位。恐是無常。當以不堅而求堅法。卽便施之。乃至以身恭勸作役。一切施。謂菩薩處輪王位時。有貧人而乞國土或髓腦或妻子。菩薩念言。一切恩愛會當離別。以此皆施。過去施。謂菩薩聞過去諸佛菩薩所有功德。聞已不著。了達非有。但爲教化取著衆生成熟佛法而爲演說。復觀過去諸法。十方推求都不可得。畢竟智捨。未來施。謂聞未來佛之所修行。了達非有不取於相。不別樂生諸佛國土。亦不生厭。不以善根迴向於彼。亦不於彼而退善根。但欲因彼境界攝取衆生成熟佛法。然此法者非有處所。非內非外。非近非遠。復作是念。若法非有。不可不捨。見在施。謂菩薩聞諸天王乃至二乘具足功德。聞已心不迷沒。但觀諸行如夢不實。無有貪著。爲令衆生捨離惡趣。修菩薩道成就佛法而爲開演。究竟施。謂菩薩假有衆生諸根殘缺告言。方便捨已所有。令我具足。菩薩觀身臭穢不淨。云何戀著。應以捨彼。經僧祇劫諸根不具亦不悔惜。復念。此身危脆不堅。我今云何而生戀著。應以施彼充滿其願。

諸經要集云。布施五種相對。謂田財對。輕重對。空有對。多少對。染淨對。對復有四。第一田財相對。一田勝財劣。如童子施土與佛。二財勝田劣。如將珍寶施貧人等。三田財俱勝。如將寶施佛。四田財俱劣。如將草施畜等。第二輕重相對。一心重財輕。如貧女將一氎施大衆得福弘多。二財重心輕。如王夫人心慢多將寶物施衆僧得福尠少（三四類前可知）第三空有相對。一心空不空境。如離學空觀照惜財不施還得貧報（二空境不空心。知其財施得富弘多樂捨得福（三四類前可知）第四多少相對。法句喻經云。施有四事。一施多得福少者。如愚癡之人祭祀費用無有福慧。是爲施多得福少。二施少得福多者。如以慈心供道德人精進學誦。此施雖少其福彌大。是爲施少得福多。三施少得福少者。慳貪惡意施邪見人。俱兩愚癡。是謂施少得福亦少。四施多得福多者。若有覺世無常建立塔寺供養三尊。福如大河流入於海。世世不斷。是爲施多其報亦多。第五染淨相對。一施者清淨受者不淨。二施者不淨受者清淨。三施受俱淨。四施受俱不淨。且解一句餘二可知。何等三俱清淨者。如寶積佛寄華奉上釋迦文佛

大施三輪清淨空　一檀具六波羅蜜

般若經云。舍利子問善現言。云何修檀波羅蜜多。答有二種。一者世間。二出世間。善現答言。若菩薩爲大施主。能施沙門婆羅門孤露乞者。隨其所須悉皆施與。若復有求妻子王位頭目髓腦內外之家並皆施與。雖作是施而有所依。謂作是念。我施彼受。以有所得而爲方便。與諸有情同共迴向阿耨菩提。復作是念。我持此福施諸有情。令得此世他世安樂乃至證得無餘涅槃。彼著三輪而行布施。一者自想。二者他想。三者施想。由著此三輪而行施故名世間布施波羅蜜多。何緣此施名爲世間。以與世間同共行故。舍利子言。云何出世間布施波羅蜜多。善現答言。若菩薩行布施時。三輪清淨。一者不執我爲施者。二者不執彼爲受者。三者不著施及施果。是爲菩薩行布施時三輪清淨。舍利子。若菩薩以大悲爲首所修福施普施有情。於諸有情都無所得。雖與有情同共迴向阿耨菩提。而於其中不見少相。由都無所執而行施。故名出世間布施波羅蜜多。何緣此施名出世間。不與世間同共行故。能超出世間法故。乃至持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五波羅蜜中。唯出世間三輪清淨。一者不執我能修。二者不執所爲有情。三者不著其果。餘義與施皆同。（未完）